

# 论蝴蝶意象在李商隐诗中的多重涵义

吴 晶

**提要:**李义山诗境的朦胧往往源自意象的微妙与多义。而“蝶”意象在其中又极要紧,隐喻着难言的感情和人生际遇,构成耐人寻味的诗谜。义山常以“蝶”喻心仰恋人又自比,融人生感慨于情爱写照之间,又以“韩凭化蝶”和“庄生梦蝶”之类典故向“外”、“内”两极延伸,写出人间悲剧和自我意识,企图消解平庸黯淡之现实与梦中自由的对立。“身无彩凤双飞翼”、“粉蛾帖死屏风上”、“春蚕到死丝方尽”之类的殉情式绝唱,道出其柔弱爱情及理想的坚忍。义山诗形式的精致、意象的优美、想象的微妙、情思的隽永,也与蝶姿缥缈、蝶粉多彩、蝶翅扑朔、蝶身蜕化之类意象想象有关。

**关键词:** 蝴蝶意象 李商隐 诗

作者吴晶,女,1970年生,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温州 325003)

通读李义山诗,觉其诗中有一“蝴蝶魂”。义山咏物诗颇多,植物以柳为最,动物以蝶为多。义山诗直接提及“蝶”的约计有29首:《锦瑟》、《蝶》(初来小苑中)、《蝶》(飞来绣户阴)、《蝶》(叶叶复翻翻)、《蝶》(孤蝶小徘徊)、《柳枝五首》之一、《樱桃树下》、《春日》、《闺情》、《当句有对》、《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之一、《即日》、《青陵台》、《蜂》、《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二月二日》、《秋日晚思》、《属疾》、《锦瑟》、《无题》(幽人不倦赏)、《小园独酌》、《柳》、《独居有怀》、《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河阳诗》、《镜槛》、《清河》、《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俳谐》。此外,《日高》末句“粉蛾帖死屏风上”之“粉蛾”也与蝶相类。《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含有蚕蛾意象。《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身无彩凤双飞翼”中之“凤”一解为“凤子”,一种彩纹大蝴蝶。崔豹《古今注》有云:“蛺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为凤子,一名凤车。”(据黄世中《〈锦瑟〉悼亡说新笺》考证)《锦瑟》是义山最著名的诗,颌联即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可见,“蝶”是义山诗极要紧的意象。

历代咏物诗大致有借物托喻和单纯咏物两类,但所咏

“物”皆较实。义山诗兼采两类,但咏“物”偏虚,直接将“物”虚化,“物”似不借托即成“心”本身。义山咏柳多,柳身形变幻无定而缠绵,全如他对少年所爱柳枝的情丝,也是最能拉开想象的诗弦。义山的咏史诗也善以信证之“实”作“虚”,表面看来虽不如李贺《秦王饮酒》一类那样一实九虚,实则他的实处即是虚处,精当的用“史”成为恰如其分的“情”。如“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齐宫词》)。但是,“蝶”意象似为义山最痛快和淋漓尽致的一笔。蝶生命短促且脆弱,却历最奇特的身形变化,又拥有世界上最美丽而迷幻性的花斑、色彩,很难有一种喻体比“蝶”意象更迷离无定和幽微精致。人之欢、喜、悲、美、变、迷、障种种,尽可收入。义山作“蝶”意象诗多用其首创的无题和准无题诗。以“无题”名之,可况难言、无名。

义山“蝶”意象诗在意脉上约分情爱咏、世情咏和人生咏三等,从不同面上将人生隔膜和艰阻剖解出来。其中显示的纤柔委婉又回环往复而达于坚厚重之至的感情,乃义山诗最能感人之处。而其恍惚飘渺之思、可望不可即之感、是耶非耶之理,又恰是义山诗的本色。

镜环故锦麝轻拖，玉兔不动便门锁。  
水精眠梦是何人？栏药日高红鬣鬣。  
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  
轻身灭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风上。

清人程梦星笺云：“义山尝有‘紫蝶黄蜂俱有情’之句。故好以蜂、蝶比美人。”前人诗以蝶比兴美人、情爱的写法固已早有，如“蝴蝶飞南园”（西晋张协《杂诗》）、“花坞蝶双飞，柳堤鸟百舌”（南朝梁武帝《子夜吟》）、“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李白《长干行》）皆是。而义山写蝶，多极力摹画“妖娆”、“殷勤”，突出“有情”。如“露花终泯湿，风蝶强娇娆”（《无题》（幽人不倦赏））、“天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即日》）、“秋蝶无端丽，寒花只暂香”（《属疾》）、“但觉游蜂绕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当句有对》）、“舞蝶殷勤收落蕊，佳人惆怅卧遥帷”（《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之一）。“佳人”与“我”藉“蝶”而一身体，然而在含情蝶舞的描写之间，我们看到的又分明是反衬得十分强烈的不可见、未可得佳人的焦虑和“佳人”与“我”的离间、无限阻隔。义山有四首直接以《蝶》为题的诗。其一云：

初来小苑中，稍与琐闾通。  
远恐芳尘断，轻忧艳雪融。  
只知防皓露，不觉逆尖风。  
回首双飞燕，乘时入绮栊。

何焯《义门读书记》称：“此必所咏之人小字为蝶，非必赋蝶也。”而姚培谦云：“此为无媒自通者言，而叹其不如乘时得意之徒也。弱质翩跹，芳心岂能遽达？况泔露逆风，易成间阻，岂能如飞燕乘时入室之易耶！”《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粉”即“蝶粉”、诗中所说的“艳雪”。义山少年曾学道，熟谙道藏，作诗屡用其中典故。他以“艳雪”比爱人为纯洁的蝴蝶，又幻想“我”化身为蝶，飞越重楼深院的阻隔，既恐芳尘断绝、不得亲近佳人，又惧时序太久、红颜老去。蝶美艳而生命周期极短，绝似爱情的命运。“轻忧艳雪融”即“但愁云鬓改”，是对隔膜深重——深深庭院和重重时序即时空阻断的深重忧惧。此类带有“情爱”色彩的“蝶”非是某种境中之物，而是诗“境”之本身。义山“蝶”意象诗大多以“我”入之，表现出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而实则此“我”是“蝶”，“我”（蝶）又是“她”（它）、“景”（“爱人”或“世情”）或“境”，以蝶托我，以蝶托它，又蝶又我，又蝶又它，所以又是无我之“我”、无我之境。物性特征和心性特征的消解反过来凸显了心和情的裂痕，义山以“年年芳物尽，来别败兰荂”（《蝶》（叶叶复翻翻））、“流莺舞蝶两相欺，不取花芳正待时。他日未开今日谢，嘉辰长短是参差”（《樱桃树下》）等大量诗句，不断写出若幻若失、失之交臂的错过感。“秋蝶无端丽”、“风蝶强娇娆”，是对“爱”的面对面诘问和对“存在”的提示。

时空阻隔可惧，而更可怕的还是心灵隔膜。此为更痛苦的难言隐题。表现“心”之幽禁隔绝是义山诗最重要和最深刻的意蕴。其《日高》诗云：

诗写一娇艳富贵女子，日高尚酣卧未起，而水晶帘外窥视之“我”，则徒怀想而不能亲近。陈贻焮以为“飞香”、“粉蛾”象征无法遏制的春情和绝望的相思（陈贻焮《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姚培谦则评断：“此叹两情之不易通也。”义山素来同情女子的幽闭不通，这在《别令狐拾遗书》等文中有直白的表达，许多诗篇特别是无题和准无题诗里传达更多，“花房与蜜脾，蜂雄蛺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柳枝五首》之一）、“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闺情》），此情此事虽可同情，也是难堪。以致“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但义山时以绝望为希望，明知“相思了无益”，而仍旧“我为伤春心自醉”，幻想“身无形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身无形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可解作虽然没有蝴蝶的翅膀借以传递爱情，但灵魂的颤栗早已尽通款曲。历来评论者孙洙、冯浩、章铤等人解为形影相隔而心无阻隔，此境殊不易达。姚培谦评断：“果系有情人，何必同时！生生世世当相值耳。”在《代魏宫私赠》中，义山用了喜用的宓妃和曹植的典故：“知有宓妃无限意，春兰秋菊可同时。”在小序中义山称这段情事“已隔存歿、何必同时”。《日高》更表达了一种壮烈：情至极处，便以道家的轻身灭影法术，化身粉色的蛾蝶飞近佳人，不惜贴死屏风上。写爱的困境乃至绝境如此，一个柔弱者又如此坚忍无悔，舍义山何人？

## 二

义山“蝶”诗中又用了许多韩凭化蝶之类的典故发社会感慨，讽刺悲剧性的现实境遇。义山受杜甫、宋玉、李贺的感伤主义文学传统影响较重。他们都有类似的人生际遇，但所处的时代和个人气质又差距较大。李白慨而不悲式的社会感慨是盛唐时代的主音调。老杜将飘荡乱世的种种人间故事一一数落，于普众的命运写照夹入个人困顿，集历史、社会、个人的感慨为一炉，苍凉、沉郁、厚重。李贺颇多哀愤孤激，却显偏狭、颓放。义山没有杜甫那种大气滂沱的世俗情怀，却有与他一般明亮的眼睛；有李贺的内化倾向，却不失豪放和阔远。义山论诗，标举怨刺与绮靡二端，与宋玉最近。他与宋玉不仅身世境遇、思想性格相似，诗的题旨也颇多相合，多士志不平、悲秋伤春，而且以艳情绮思为基本切入点。但宋玉诗较单纯，按杨守敬、纪昀的说法，义山诗则触绪纷来，多迟暮之感、沉沦之痛，悲凉无限。谓之伤时世可，谓之悲身世亦可。“情”是义山诗的原点，义山言情绝非凡只言情，而是以杜甫式的

“外”与李贺式的“内”向两端分叉。韩凭化蝶托寓的是向“外”即社会的一极。

韩凭化蝶典用于《蜂》、《青陵台》、《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相思》等多首诗。此典见于《搜神记》：“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凭遂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与凭合葬。’王怒，使埋之二冢相望，曰：‘尔夫妇相爱，能使冢合，则吾弗阻。’宿昔便有文梓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雄雌各一，恒栖树上，交颈悲鸣，宋人哀之，号其木曰相思树。”《列异传》：“宋康王埋韩凭夫妻，宿昔文梓生，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音声感人。或云：化为蝴蝶。”《寰宇记》：“济州郛城县韩凭冢，引《搜神记》云：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蝶。”《山堂肆考》：“俗传大蝶必成双，乃韩凭夫妇之魂。”韩凭夫妇的悲剧不是时空阻隔、心灵阻隔造成的，而是人为的社会性悲剧，在强大的社会屏障面前，纯美的爱情总是脆弱的。义山有种种类似的现实遭遇。他一生多情却总隔绝不遂，恨事频频，或因身位悬殊而鸳鸯难谐（“蜂雄蛺蝶雌”），或因人事阻隔错过（“黄蜂紫蝶两参差”），或虽艰难地成就姻缘，却因仕途不平而聚少离多乃至生离死别（“流莺舞蝶两相欺”）。爱情只是个缩影。一个现实的社会的人坎坷、艰辛数不胜数，它们的成因和路数与爱情的灾难相类。与韩凭化蝶相类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很多。《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和梁山伯和祝英台故事都讲殉情和化身复活。《焦仲卿妻》结尾说：“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义山说着一个普泛的中国故事，但说得精微。

义山追求人事“圆合”的情结，也缘自其切身的爱情体验。义山一生为柳枝、宋华阳为写过许多相思诗，更为妻子王氏小蝶写过叠叠离恨诗、悼亡诗，常幻想亡妻复活、阴阳相聚或生离死聚。“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蜂》）、“莫讶韩凭为蛺蝶，等闲飞上别枝花”（《青陵台》），诗人对生离的妻子和死别的妻子总在相约。何焯引《古子夜歌》“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解释“春蚕到死丝方尽”：正是因为“思不尽”才一念不灭、化蝶复生，求得最平凡朴素的双宿双栖。引用韩凭化蝶双飞的典故是义山诗情爱主题的一声绝唱，是他“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温庭筠《达摩支曲》）的激烈而极端的情感态度的表达。“生离死聚”之情事又是古代中国式理想的绝好象征。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中，中国人许多时候只能将现实中无法得到的爱情自由和人生欢聚寄望于幻想和梦境。韩凭夫妻可以化蝶重生再会，相望而不相通的树可以根枝交错相就，树上更有鸳鸯交颈，“春蚕到死”、“蜡炬成灰”的深情终究能超越苦难和艰阻，乃至生冥界限。人生夙愿和纷乱人

事也不会简单地化为粉末和灰烬。

西方也有关于爱情和蝴蝶的典故。希腊神话中的丘比特和普叙赫故事即是个“变形记”。仙凡两人相恋，丘比特让妻子发誓不许看见他的真面目，猜疑带来了心的隔阂，终于导致了悲剧发生。普叙赫化身蝶，身形变异彻底隔开了这对情人。这种重现世不重来世的“圆满”及其折射的人生理念，与中国传统大相异趣，乃不同社会境遇之反映。

### 三

爱之障又是人生际隔的集中体现。义山生当破败之晚唐，因举第不顺、卷入党争而十寄使府、寄人篱下，又家庭离合多变，与命运的抗争屡遭失败，而他是个极其敏感和善内省的人，故多人生感慨和内心积淀。义山的“蝶”诗多用“庄生梦蝶”典故。《锦瑟》诗历来争论纷纭，各家对颀联中“庄生晓梦迷蝴蝶”一句的笺释，较有代表性的有悼亡说、自伤身世说和诗序说。悼亡说有三解。朱彝尊、陆昆曾以为梦蝶是“物化”，化蝶乃妻子去世；程梦星则谓喻存者展转结想、往事难寻、竟同梦蝶；屈复以为庄生即蝴蝶，蝴蝶即庄生，喻夫妻双栖共一身，是为“情厚”。庄生迷于蝴蝶，两人心如一，是“换我心为你心，即知我相思深”。义山用典喜欢反其意或断章取义，此处用典是于人生迷幻凸显爱情迷幻，以爱情迷幻提示人生迷幻，使人生迷幻显得更炽。庄生梦蝶句的下联“望帝春心托杜鹃”、颈联下联“蓝田日暖玉生烟”，又取了古蜀望帝为一段孽缘忏悔而化杜宇、秦王小女紫玉恋慕韩重而化轻烟两则化身情缘的故事。此类故事中国文学典籍比比皆是。《聊斋·陈宝》中书生孙子楚痴心一片，化身鸚鵡进入心上人闺房得谐一段美满姻缘。元人郑光祖由唐传奇《离魂记》本事敷衍杂剧《倩女离魂》，写张倩女“灵魂出窍”追随情人。但它们都不及义山写来的空灵飘渺。要说庄生句言悼亡，似为众生的大悲悼。

自伤身世说认为，义山以庄生梦蝶、化蝶无踪喻年华逝去、恍若春梦，乃直解人生迷梦，寓有困居秋斋、抱负成空的人生感喟。“枕寒庄蝶去，窗冷胤蛸销”（《秋日晚思》），“怜我秋斋梦蝴蝶”（《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晓梦”是白日梦，“秋斋”、“寒枕”是每一个苦寒寂寞书斋梦想的开端，也是悲剧的开端。晓梦春心中有温馨可喜的前尘往事、美轮美奂的幻境梦想，如新婚时那种“云路招邀回彩凤”（《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佳兆联翩遇凤凰”（《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雾夕咏荷蕖，何郎得意初”（《漫成三首》）的甜蜜，少年进士登科蟾宫折桂“桂花香处同高第”（《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的踌躇满志，但它们都恰似“空记大罗天上事”（《留赠畏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会剩下秋

斋、寒枕等等无情冰冷的现实。美丽的蝴蝶来自于丑陋的毛虫，从悲中来；当它努力地开始美丽的时候，又开了死亡的头。人迷恋蝴蝶般的美丽，也就是迷恋死亡。人开始为人、人开始用思想编织美丽，悲剧与死亡俱来。“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梦寐几回迷蛱蝶，文章应广畔牢愁”（杜牧《寄浙东韩×评事》），义山用纤幽冷艳风致的笔、幽渺纤微的人生，谱写着“庄周梦蝶”式的人生惘然、变幻、迷乱。

以诗抒写人生感慨的传统由来已久，唐以前的诗较多人生苦短的喟叹，唐以后较多感慨人生困顿与离散聚合、盛衰变化。义山的人生感慨形成得特别早，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先期零落”的悲慨几乎贯穿整个创作历程。因为“沦贱艰虞多”的身世境遇和敏感纤细的性格，在屡寄异乡、无所成就的漫漫长夜之间又多时间思考，使义山对人生悲剧有极为独特的、精细的深刻体验。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人生感慨诗基点都是官场、伦理、情欲，义山于此却有一瞬的忘却，而有进入内心的欲望。其托物寓志之意绪做得极个人化、内在化，具有真实、多相、精微而强烈的自我意识。“秋蝶无端丽”、“锦瑟无端五十弦”之“无端”言“无理”，这“无理”却又是至情至性之悟。“普叙赫”在希腊文中的词意是蝴蝶，另一意思是灵魂。蝴蝶在坟墓般的幽昧、黑暗的重茧里经过痛苦、不幸的净化，忽然生出了翅膀，翩跹地飞舞在明媚的阳光下，达到纯粹、终极的重生和幸福、宛然就是灵魂涅槃的写照。义山与古希腊思想不谋而合，在不知不觉间抓住了“灵魂”（蝴蝶），内心的爱欲、苦难和希望都为之涵载。义山不是庄子式的哲学家，却将“庄周梦蝶”的哲理化变为充满灵性的诗意。这是义山作诗的谜底。

前人程湘衡和邹弢的《三借庐笔谈》等以为，《锦瑟》不管是义山作诗集的自序，其中次联言义山作诗之旨，隐喻于蝶、鹧。此说颇得要领。同是来自庄子，李白诗歌的想

象如大鹏鸟的翅膀般宏大、飘摇，义山的想象则如蝴蝶的翅膀轻盈飘渺，闪着幽微的泪光，是“珠有泪”、“玉生烟”。义山诗的多义往往源自意象的朦胧。其中多有情思寄寓蝶、蜂、流莺、杜鹃（子规、杜宇、鹧鸪）、凤鸾、孤鸿、鸳鸯、孔雀等虫鸟之物，而“蝶”之意象构成难解的诗谜，也构成义山诗朦胧微妙和厚重多姿的特色。义山常以“蝶”喻心仰恋人和自比，融人生悲慨于情爱写照之间，又以“韩凭化蝶”和“庄生梦蝶”之类典故向“外”、“内”两极延伸，写出人间悲剧和自我意识，企图消解平庸黯淡之现实与梦中自由的对立。“身无彩凤双飞翼”、“粉蛾帖死屏风上”、“春蚕到死丝方尽”之类殉情类绝唱，道出了柔弱爱情及理想的坚忍。而义山诗形式的精致、意象的优美、想象的微妙、情思的隽永，也与蝶姿缥缈、蝶粉多彩、蝶翅扑朔、蝶身蜕化之类意象的想象有关。

#### 【参考文献】

1.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
2.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黄世中集笺：《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 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6.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7.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责任编辑：项义华

# 论蝴蝶意象在李商隐诗中的多重涵义

作者: 吴晶  
作者单位: 温州师范学院  
刊名: 浙江学刊 PKU CSSCI  
英文刊名: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 卷(期): 2001, (2)  
引用次数: 2次

## 参考文献(7条)

1. 刘学锴, 余恕诚 李商隐诗歌集解 1996
2. 刘学锴 李商隐诗歌研究 1998
3. 陈贻焮 唐诗论丛 1980
4. 黄世中集笺 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 1988
5. 董乃斌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 1992
6.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982
7. 吴调公 李商隐研究 1982

## 相似文献(1条)

1. 期刊论文 王曼霏 怜我秋斋梦蝴蝶——简析李商隐诗歌的蝴蝶意象 -科技信息 (科学·教研) 2007(10)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蝴蝶”这个意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情感倾向.它往往是与失意、感伤等等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中,蝴蝶是一个重要的意象,他的许多诗里都提到了“蝴蝶”,本文试对这些“蝴蝶”意象浅作分析,透过这些意象,我们能看到的,是诗人心酸、无奈的感叹.

## 引证文献(2条)

1. 高淮生, 蔡燕 近25年来李商隐诗歌研究述评[期刊论文]-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02)
2. 嵇保中 昆虫诗话[期刊论文]-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0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xk200102022.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xk200102022.aspx)

下载时间: 2010年5月24日